



# 每个孩子都应有个好名字

□文 雄



家议

人的名字是从孩提时代就定下的,有人说,名字代表着每个人的整个生命及其光荣。因此清代文人阮葵生说“命名宜慎”,“童时一差,终身不易”。

起个好名字并不要求物质基础,所以起个好名字的美好愿望是容易实现的。然而实际情况,却是不少孩子都在为自己的名字而苦恼,而且要苦恼“终身”。他们的苦恼有两种,一是名字起得不好,二是重名现象严重。

名字起得不好,包括音、义两方面。有的家长为孩子命名,只注意字义的吉祥,忽略了读音,结果念起来像绕口令一样绕嘴。或者姓名连读起来,近于有可笑语义,这是爱取笑的孩子决不会放过的。有的偏重字义,爱用僻字,人多不识,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无尽的麻烦。有的用字与时代不合,如“士”、“儒”等。

然而更普遍的苦恼是重名问题。《东观汉记》中有个故事:四川一位名叫廉范的地方官,因为取消了用火的禁令,受到老百姓的爱戴,结果“生子皆以廉为名者千数”。一个地方几千人叫同样的名字,岂不乱了套?幸而这只是特殊情况。

重名问题虽然“古已有之”,但确实是“于今为烈”。曾听户籍部门的同志反映,重名率已达到惊人的程度。考察其原因,主要是“单名”的流行。

根据数学中排列组合的原理,大家都取单

名,比起取双名来,造成的重名就会多出无数倍。单名易重,这在《古今同姓名大辞典》中可以看得分分清楚。书中重名最多的都是单名,如叫王斌的就有二十八个,叫王荣的有二十四个。古人重了名,还有字,重了字,又有号,还流行在名字前面冠以籍贯的做法。例如有两个叶梦得,都号石林,但一个姑苏,一个贵溪。今天的孩子重了名则很难区分,甚至连年龄都是同岁的!

人们爱给孩子起单名,这可能反映了解放后成长的一代人的新风尚。然而这种风尚已带来一个社会问题。风尚也在于提倡。汉代人本来绝大多数叫双名。史料表明,王莽似乎提倡过单名,自那以后几百年,叫双名的便几乎绝迹,例如《汉书》中一百二十九人,没有一个双名。那时广大劳动人民多无姓名,所以重名问题不那么严重——或者单名也曾成为严重问题,因而双名后来才又占了压倒优势;是否如此,尚待考证。无论如何,既然今天单名已给社会生活和户籍管理带来很大不便,我们应当反王莽之道而行之,提倡双名了。

现在家家都是独生子女,谁不想给宝宝起个漂亮的名字?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。

首先,像阮葵生在《茶余客话》中所说,命名“宜请教尊行中有学者”,即请教有学问的长辈。“故贤贤,诚非厚俗;误同往奸,尤为鄙陋”——譬如姓秦的,就别再叫秦松了;岳飞墓

的联对亦云乎,“人自宋后少名松”。至于“晋贤”的名字,象“往奸”一样应当避免。宋代辛弃疾主考,见到应试者有叫起鼎的,便大为反感,“掷卷于地”,因为这个人开与开国功臣重名。可见命名要请教有学问的人。

用字勿过俗,也勿过僻。近年在姓名的书写中盛行同音代替,取个僻字,反等于取个俗字。

汉字千千万,可供随意选用。《左传》中曾说国名、病名等不能用,但当时就有人并不尊行。章子林《子名说》谓,古人取名“唯其遇焉”——碰到什么算什么,所以春秋时有人叫石恶,陈逆。今天字义当然还是要选择的,但最好含意鲜明具体,以便于记忆。女孩子的名字,虽不必争叫兰、珍,还是与男孩有别为好。

要特别注意声音效果。名字在大多数场合还是口头称呼的,况且将来国际交往多了,还要转为拼音。其实古人命名就是取音不取义的,例如孟子名字輿,又作子与、子居。我们的名字,三个字声调上要错落有致,还应注重元音“开口度”的搭配,听起来才能响亮悦耳。

姓名是跟着时代变化的。今天,随着全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,在下一代的姓名上,应当反映出时代特色,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。

愿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好的名字。

## 老妈爱上“云植树”

家事

□作者:刘 恋

一直以来,老妈都有种树的习惯。每每到春天,老妈就会扛着锄头,拎着小桶,往家附近的小山包走去,种上三五棵树。一排、两排、一片、两片……久而久之,那原本裸露出赤黄色的小山,已绿树成荫。

可自从搬到城里来住之后,就再也没有这样一块地可以让老妈种树了。老妈心里一直都有绿色环保情结,不能种树,就成了老妈心里的一道坎。

一次,和朋友聊天提到了这件事情,朋友说:“这有什么难的,你经常玩的蚂蚁森林不就是可以种树的吗?”我高兴地点了点头又立马提出质疑:“这能一样吗?我年纪这么大了,她能学会吗?”朋友拍拍我的肩膀说:“都是环保,有什么不一样,而且现在的老年人聪明着呢,你就大胆让她去试试吧!”

一天晚饭后,老妈刷朋友圈,看到朋友晒植树的照片,她突然就像是打了霜的茄子瞬间蔫了,难过地说:“我今年都没有种树了哟!”我见机会来了,顺势过去跟老妈说:“妈,手机里也可以种树,你要不要也试试?”老妈瞪大眼睛,看着我:“手机咋还能种树呢?”我赶紧掏出手机和老妈解释:“妈,你在支付宝里面有一个蚂蚁森林,你可以通过步行、乘坐公交收集能量,等你的能量攒够了,就可以领一棵树了。当然这棵树不是你亲自种下的,是专业的的工作人

员帮你种下,到时候树上会挂一个牌子,写着你的名字。”老妈听完,高兴地说:“这个好!这个好!你先等等,我拿本子和笔把它记下来。”接着,我又和老妈讲了一系列的操作过程,老妈像小学生一样的,一字不落记了下来。为了让老妈更加熟悉,还带着她实际操作了一下,几次下来,老妈完全掌握了技巧。

此后,老妈为了能在手机里种一棵棵的树,每天早起贪黑,勤勤恳恳,就是为了偷能量、攒能量,还真是应了网络上流传的那句话:“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,也不是梦想,而是蚂蚁森林的能量!”当然,她还负责监督我,这样我就有能量给她浇水了。一天,老妈发现隔壁老张的排名超过自己,就跑过来问我:“为什么老张的树上挂着这么多能量球?”我说:“张叔应该是在网上缴费、网上购票,这些环保的行为,也可以积攒能量。”老妈说:“你怎么不早说,赶快教教我。”于是,老妈开始学习网上缴费等等功能。总之,老妈的原则是:能线上操作的,不线下费劲,能环保的,绝不污染。老妈还号召舞伴们一起加入,她豪情壮志地说:“我要种下一片森林,等有机会了,我要亲自去看看自己的树!”

看着老妈沉浸在“云植树”的乐趣里,真为她开心,为这样环保的老妈点赞!

## 老爸对党徽的“执念” 夕阳红

□作者:李 艳

“我不同意!您年龄大了,身体又不好,天气还那么冷,万一病倒了怎么办?”这是我见到老爸说的一句话。为什么态度这么恶劣?还不是因为早上发生的那件事。

清晨,我刚进老爸家的小区门口,一位正在认真对外来人员进行登记和测温的老人,便吸引了我的目光。疑惑间我又仔细看了看,那熟悉的眼神和身影,不是我老爸又能是谁!于是,我走到他跟前,老爸对我使了使眼色,意思是等他忙完了。

老爸忙完回家已经是中午了。刚吃过午饭,便有了之前的一幕。老爸解释道:“闺女,我虽然年龄大了,并不代表我一点能力也没有。再说我又不是纸糊的,哪有那么矫情?过去什么苦没吃过,冷点算啥呀!”

“可是,做义工的人那么多,也不差您一个呀!”我坚持着。

“我是一名党员,虽然退休了,可党员的身份和责任,永远都不会退休!你不用劝我了。”老爸转身出了家门,继续做他的义工去了。我站起身刚想继续劝着,老妈拉住我摇摇头,示意我不要管了。

几天后,老妈打来电话告诉我,老爸被冻感冒了,晚上宿一宿地咳嗽。老妈说他也不听,又去做义工了,让我过去劝劝老爸。

刚走到门口,就听到一阵争吵声。“你自己就咳嗽,不会是已经发烧了吧?你还在这里管别人,那么岁数了,给你多少钱呀?这么认真!”一位浓妆艳抹的女子站在门口。

“不管怎么说,你不戴口罩,不测体温,不出示

健康行程码,就别想进去。还有,我只是感冒了,并且随时在测体温。”老爸用一副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架势坚持着。

这时,一辆奔驰停在两人旁边,老爸家楼下小张从车上下来,一把将那女孩拉到一边:“你干嘛呢?李叔感冒都是因为我,本来这两天轮到值班,李叔知道我出差没在家,打电话告诉我他帮我站岗,我这感激还来不及,你还在这给我添乱。”女孩赶紧低下头,满脸通红地一句话说不出来。

小张拉着女孩一起跟老爸道歉:“李叔,对不起啊,给您添麻烦了。您回去休息吧,我自己来”,“叔叔,对不起,刚才我错了。”

老爸微笑着摆摆手,从包里拿出一个医用的粉色口罩,递给女孩:“女孩子爱美是正常的,也是要懂得爱护别人和保护自己,我特意给爱美的女士准备的,戴上吧!”原来前几天他让我买粉色口罩,是专门在这个时候用的。老爸为了防疫,真是无所不用其极!

老爸看着呆愣在一旁的我:“闺女,扶我回家。”我赶紧过去挽着他的胳膊,边走边问:“老爸,到底是什么让您这么坚持呢?”“党徽!我作为一名党员,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,而是在于奉献,这也是党交给我的任务。”

是啊!那枚党徽象征着他是人民的先锋队,代表着他要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。这甚深的含义于老爸来讲,已经深入骨髓、铭刻于心!于我来讲,又何曾不是一次心灵的净化,精神的洗礼!



在路上

苗青摄

## 你是我最后的退路

亲情

□作者:张文娟

下午五点多,回到县城,送姐姐上车。到家,打开菜单一看,肉烧蘑菇、丝条炒鸡蛋、辣椒炒土豆片,外加排骨青菜汤。走进厨房,灶台上还剩半块生姜和两个尖辣椒,塑料袋里还有两个西红柿,笼屉里盛着洗好的小青菜。

我愿意事无巨细地描述下来,因为这是姐姐留下的点点痕迹。

周日出差,周五一早我就犯了愁。老公不在家,爷爷奶奶不在家,大姑子不在家,我要是走了,该找谁陪女儿?虽说女儿已上初中,可一整天家里没大人,心里总归放心不下。打电话给母亲,老家路没修好,母亲实在过不来。打电话给姐姐,她住在市里,我俩都不会开车,除非我把女儿送过去,可女儿还要补习英语,来回坐车太折腾。

以县城画个圈——找这位,不行,人家要上班呢;找那位,不行,人家要带自己的孩子;找另一位,非亲非故,咋好意思提种树要求?实在找不到人,去跟领导告个假。领导说,让我必须得去,我是小组负责人,出了问题随时解决。好吧,硬着头皮去,把女儿托付给谁呢?

“你想到怎么办了吗?”姐姐打来电话。“没,先容我想想,你是我最后的退路!”我毫无头绪。

无奈,把认识的人再过滤一遍,心底有个声音不依不饶——“还是姐姐好啊!”于我而言,有要求尽管提,不用顾忌语言措辞,不用顾忌对方情绪,不用顾忌时间长短。于她而言,我提“十分”,她做“百分”,百分百地用心,百分百地负责。

皇天不负有心人,脑海里灵光乍现,一位师姐与我一同出差,她也住在市里。周日一早,姐姐可以搭顺风车来,等我们这边活动结束,姐姐又可以搭顺风车回——妙极,妙极!

“姐,你早上四点多钟过来,可以吗?”“可以!”“姐,乐乐去学英语,你负责接送可以吗?”“可以!”

“姐,你中午带乐乐去小吃铺吃饭,可以吗?”“可以!”

“姐,你下午等我回来再走,可以吗?”“可以!”一早,四点四十,打电话一问,快到县城了。我赶到约定地点,天色漆黑漆黑,路灯下见到姐姐。姐姐拎着一个塑料袋。咋带菜了?明明说好,不用她做饭,在外面随便吃点,我就不买菜了,家里有啥没啥。“外面吃没营养,还是给娃做吧!”姐姐解释道。我瞥了一眼,西红柿、青菜啥的,随便做点就成,匆匆与她道别。

没想到,菜品有荤有素,搭配得格外精致。听我说不买菜,她口头上答应了,心里盘算开来



诗美芳华摄

